

三朝名臣言行錄

一

三朝名臣言行錄

四部叢刊初編史部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第一卷

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珪

第二卷

二之一

丞相韓國富文忠公

弼

二之二

叅政歐陽文忠公

脩

第三卷

三之一

太師潞國文忠烈公

堯博

三之二

叅政趙康靖公

槩

三之三

叅政吳文肅公

奎

三之四

叅政張文定公

方平

第四卷

四之一

樞密胡文恭公

宿

四之二

端明蔡公

襄

四之三

尚書王懿敏公

素

四之四

集賢學士劉公

敞

第五卷

五之一

叅政唐質肅公

介

五之二

叅政趙清獻公

杲

五之三

御史中丞呂公

誨

五之四

御史中丞彭公

思永

五之五

內翰蜀郡范忠文公

鎮

第六卷

六之一

太傅魯國曾宣靖公公亮

六之二

丞相荊國王文公安石

第七卷

七之一

丞相溫國司馬文正公光諱諱大夫司馬公康附

第八卷

八之一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仲諱呂公希哲附

第九卷

九之一

中書舍人曾公鞏

九之二

內翰曾文昭公鞏

九之三

內翰蘇文忠公軾

九之四

門下侍郎蘇公轍

第十卷

十之一

丞相康國韓獻肅公韓

十之二

門下侍郎韓公韓

十之三

中書侍郎傳獻簡公亮俞

十之四

尚書彭公汝礪

第十一卷

十一之一

丞相范忠宣公純仁

十一之二

尚書左丞王公存

十一之三

丞相蘇公頌

第十二卷

十二之一

丞相劉忠肅公摯

十二之二

樞密王公幾史

十二之三

諫議劉公 安世

第十三卷

十三之一

內翰范公 祖禹

十三之二

侍郎鄒公 浩

十三之三

諫議陳忠肅公 瑋

第十四卷

十四之一

康節邵先生 雍

十四之二

密學陳公 襄

十四之三

祕書丞劉公 恕

十四之四

節孝徐先生 積

十四之五

正字陳公 師述

三朝名臣言行錄總目

三朝名臣言行錄卷第一之一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

王名琦字稚圭相州安陽人中天聖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改太常丞直集賢院監左藏庫徙開封府推官遷度支判官景祐三年除右司諫供職寶元二年擢知制誥知審刑院益利路大飢爲體量安撫使康定元年西邊用兵爲陝西安撫使尋加樞密直學士充經略安撫副使同管勾都總管司事降知秦州兼秦隴都總管沿邊招討等使慶曆二年改除秦州觀察使數月復爲樞密直學士充陝西四路都總管經略招討等使明年召拜樞密副使除資政殿學士知揚州徙鄆州真定府定州皇祐五年授武康節度使知并州徙相州除樞密使嘉祐三年拜集賢殿大學士平章事六年進昭文相英宗即位封魏國公神宗即位除鎮安武勝等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改

淮南節度使判永興軍復判相州徙大名府熙寧六年復請相八年薨年六十八贈尚書令配饗英宗廟庭上親製神道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碩命定策元勲之碑徽宗朝追封魏王公自幼而孤鞠於諸兄既長能自立有大志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所學不用力而過人性淳一無邪曲孝于其母悌事諸兄皆不教而能李清臣撰行狀天聖五年仁宗初臨軒試進士公年二十名在第二時唱名第一甲方終太史奏曰下五色雲見左右從官皆賀於殿上家傳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爲顯職公獨滯於筦庫衆以爲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爲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不可給後相習爲弊廢而不行願復舊制詔從之舊有監秤內臣一負綱運至必俟監秤始得受

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皆暴露廊廡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所輸物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剥公請蠲之

傳家

徙開封府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胡氏傳家錄

以右司諫供職勸上明得失正朝廷紀綱親近忠直放遠邪佞時災異數見公以災變屢發主於執政者非才累言於上未見納公又奏曰豈陛下擇輔弼未得其人邪若杜衍范仲淹孔道輔宋郊胥偃衆以爲忠正之臣可備進擢不然嘗所用者王曾呂夷簡蔡齊宋綬亦人所屬望也章十上不報公乃抗疏乞出疏示中書敕御史臺集百官會議上乃罷宰臣王隨陳堯佐叅知政事韓億石中立等四人者

傳家

○王巖叟編別錄云公常言天下事不如人望者多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二人參預又頗以私意害公公既論罷之天下望在王沂公公曰申公杜公范公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曰乃張士遜昭文章得蒙集賢宋庠晁宗恕參政天下大失望是時朝廷欲以公

爲知制誥寵其盡言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時災異數見朝廷但齎醮禳謝公既上疏極論又聞大慶殿建設道場公奏前世祈禱之法必徹樂減膳脩德理刑下詔求言側身避殿始可轉禍爲福願法而行之宮中宴飲亦望節減不獨仰奉天戒實可上安聖躬且大慶殿者國之路寢陛下非行大禮被法服則未嘗臨臣下非大慶會則不能一至于庭豈容僧道凡庸之人繼日累月喧雜于上非所以正法度而尊威神也今後設醮望於別所安置上嘉納之

傳家

公又言賞罰當從中書出今數聞有內降不可不止王曾蔡齊宋綬當世名臣宜大用上納其說王沂公見公論事切直有本末喜謂公曰比年臺諫官多畏避爲自安計不則激發近名如君固不負所職諫官宜若此沂公天下正人公得此益自信狀行民間復作銷金服玩公請以先朝舊制禁絕之乃下詔申諭未幾有犯者開封以刑名

未明申請審刑院議止徙三年公奏大中

祥符八年勅犯銷金者斬請復用之

傳家

詔同詳定阮逸胡瑋等所造鍾律公論曰

祖宗舊法遵用斯久屬者徇一士之偏議

變數朝之定律臣切計之不若窮作樂之

源爲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簡民物熙洽海

內擊壤鼓腹以歌太平斯乃上世之樂可

得以器象求乎既達其源又當究今之所

急國家方夏寧一久弛邊備犬戎之性豈

能常保願 陛下與左右弼臣緩茲求樂

之誠移訪安邊之議急其所急在理爲長

遂詔將來南郊且用和峴舊樂

傳家

發解開封府舉人時惟禮部貢院置封彌謄

錄二司開封止有封彌官公請並設謄錄

司以示至公從之

傳家

侍御史表素言乞依賈昌朝所奏取景德至

景祐年允百用度較其出入省罷不怠詔

公與張若谷任中師同三司詳定公謂景

德以來歲月已深文案必不完具若俟齊

集而議徒成淹久但考見今日實爲浮費

自可裁度 上聞如故將相戚里之家多

占六軍等耗縣官衣糧爲私家僕隸在京

不啻數千人若此類何必待景祐文書較

計邪詔從之又言自古興儉以勸天下必

以身先之今欲減省浮費莫如自宮掖始

請令三司取入內侍省并御藥院內東

門司先朝及今來賜予支費之目比附酌

中皆從減省無名者一切罷之詔禁中支

費只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同相

度減省報詳定所其臣僚支賜即許會問

入內侍省施行

傳家

公爲諫官三年所存諫藁欲斂而焚之以効

古人謹密之義然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

美乃集七十餘章爲三卷曰諫垣存藁自

序於首大略曰諫主於理勝而以至誠將

之

傳家

知審刑院先是盜殺同黨旣已就捕例不抵

死公曰此但并有其貲或就滅其口非有

自新改過之心無足矜者請更議其法乃

詔盜殺其徒而不首者毋得原

傳家

以益利路人飢爲體量安撫使公至則蠲減稅以募人入粟招募壯者等第刺以爲廂禁軍一人充軍數口之家得以全活檄劍門關民流移而欲東者勿禁簡州艱食爲甚明道中以災傷嘗勸誘納粟後糶錢十六餘萬歸於常平公曰是錢乃賑濟之餘非官緡也發庫盡以給四等以下戶逐貧殘不職吏罷冗役七百六十人爲饘粥活飢人一百九十餘萬蜀人曰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傳

李元昊初叛兵鋒銳甚中國久不知戰人心頗恐士大夫多避西行公使蜀道潼陝歸奏事便殿上問西兵形勢公具以所聞對上即曰朕比憂乏人按邊卿其爲朕往授陝西安撫使趣上道公勇欲自効馳至延安則羗已解圍去然士氣沮傷將吏往往移病求罷職公即選練材武治戰守器慰安居人收召豪傑與之計議檄諸郡守城郭如河北始設烽燧以候虜先是大將劉平戰北或誣其叛去遂錮守平妻子

具獄河中府公力辨白釋之錄戰死者賻恤賞贈邊臣皆勸范雍守延州朝廷以爲不能欲以趙振代公奏曰振寵勇可使搏戰非謀議守邊才願留雍以觀後効無已則起范仲淹爲可臣爲國家憂非私仲淹也若涉朋比誤陛下事當族慶人陳叔慶等陳邊防策旣而補官東南公奏曰忠義憤懣爲國獻計雖稍收用乃置于僻左實羈縻之非所以開示誠意徠人才也又奏罷率馬令以寬民力及裁處它利害甚悉上益知公可辦大事

行

康定元年五月天子命夏公竦都護西師而以公副之未幾遣學士晁宗慤內侍王守忠督出兵攻賊公曰如詔意爲便不則元昊聚兵出不意攻我我倉猝赴敵必敗合府爭曰承平久不習戰羗寇暴起今將與兵未訓講其可深入客聞乎願謹關塞以歲月平之公所論不得用使持奏還而元昊掠鎮戎軍偏將劉繼宗逆戰果不利詔下切責俾以進兵日月來上衆復會議

曰軍事雖可擇便宜行之然大計亦不當遽乃畫攻守二策求中決公馳驛奏闕下上許用攻策已而執政以爲難公不得已獨上章曰元昊竊數州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婦女老弱舉族而行我四路之兵不爲少分戍數十城塞彼聚而來故常衆我散故常寡相遇每不敵是以元昊能數勝今不究此失乃待賊太過以二十萬重兵惴然坐守界壕不敢與虜確臣實痛之願更命近臣觀賊之隙如不可不擊則願不疑臣言奏雖不下知兵者以公說爲然

狀行

遇伏遂戰死嫉公者乞置公大罪後大帥使收餘兵得檄福衣帶間封上之安撫使王公堯臣亦以實奏朝廷知罪在諸將止左遷右司諫知秦州

狀行

公在秦增廣州城以保固東西市招輯屬戶益市諸羗馬討殺生羗之鈔邊者厲兵以待賊訖公去秦賊不敢窺秦塞爲盜

狀行

慶曆二年陝西四帥皆政觀察使公爲秦州

觀察使曰吾君憂邊臣子何可以擇官獨

不辭

行狀○又家傳云公上表謝曰辭之則有可疑之迹擬希未進用之嫌受之則有從權之名

稱呼之便

初京師所遣戍兵脆懦不習勞苦賊常輕之目曰東軍而土兵勁悍善戰公奏增土兵以抗賊而稍減屯戍內實京師又以龍竿城據衝要乞建爲德順軍以蔽蕭關鳴沙之道既任事久歲補月宇甲械精堅諸城皆有備賞罰信于軍中將亦習聞識形勢每出輒有功勇氣倍于初時公方建請於鄜慶渭三州各以土兵三萬爲一軍軍雖別屯而耳目相通爲一視虜所不備云出

擣之破其和市屠其種落困撓其國因以招橫山之入度橫山隳則平夏兵素弱必不能支我下視興靈穴中鬼尔章既上又與范公定謀益堅而元昊黠賊知不可敵亦斂兵不敢輒近塞

狀行

丞相范公純仁治平中爲御史坐言事謫通

判安州嘗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魏公領

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携匕首至卧

内遽褰幃帳魏公起坐問誰何曰某來殺

諫議又問曰誰遣汝來曰張相公遣某來

蓋是時張元夏國正用事也魏公復就枕

曰汝携子首去其人曰某不忍願得諫議

金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魏公亦不治

此事俄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者乃

納之時范兄純祐亦在延安謂魏公曰不

治此事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

其帶是墮賊計中矣魏公握其手再三嘆

服曰非琦所及

史

公與范公在兵間最久兩公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樂爲之用朝廷倚以爲重故天下稱

爲韓范仁宗知公久勞于外遣使密諭

旨曰卿孤立無人援薦獨朕知之行召卿

矣明年春與范公同召拜樞密副使公自

請捍邊至五表不聽既至又與范公伸前

議同決策上前期以兵覆元昊會夏國

送款公謀不果用范公每恨齟齬功不就

故作閔古堂詩叙其事傳于世

狀行

時邊事雖欲講解元昊猶上書邀朝廷其輕

者欲自建元爲父子呼元卒及令我使與

陪臣爲列二府遽欲從之公獨謂不可許

數廷議衆尚不從公持之愈堅故晏丞相

至變色而起公守所見不易卒殺其禮如

公言

狀行

初夏人方議講和公以謂邊備不可弛請與

范公俱出按行遂命公宣撫陝西范公宣

撫河東范公請益兵數萬屯河陽蒲中及

以兵從公以爲不必請兵上前議未合

退於殿廡中范公猶爭以爲非益兵不可

公曰若爾則琦乞自行不用朝廷一人一

騎范公色忿欲再請對道公語公笑止之

會杜祁公富韓公贊公說卒不發兵范公亦不以爲忤也

家傳○又別錄云公嘗爲門人語此事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

取者少爾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

公既至關陝屬歲大飢群盜嘯聚商號之郊張海郭貌山邵興衆數千人巡檢上官珙與戰失利餘軍潰散藏匿山谷邵興揭榜招誘商州錢監役兵公遣屬官薛向乘傳往料簡之其舊係邊兵即令歸隸舊籍餘並押赴陝府填諸軍闕額又遣人賁榜招致上官珙下散軍諭以免罪歸所屬仍召楊拙等將沿邊土兵入山捕張海邵興等皆相繼殲滅關輔按堵是冬大旱河中同華等十餘州飢民相率東徙出關公即選官分詣州縣發省倉賑之又蠲賦役察官吏能否者陞黜之又以兵數雖多而難以疲老耗用度選禁軍不堪征戰者停放一萬二千餘人後田況乞選諸路軍不堪戰者爲廂軍云若謂兵驕久一旦澄汰恐致亂則去年韓琦汰邊兵萬餘人豈聞有爲亂者哉

家傳

時

仁宗以天下多事急于求治手詔宰相

杜衍曰朕用韓琦范仲淹富弼皆中外人

望有可施行宜以時上之又開天章閣賜

坐咨訪絕務公條九事大略備西北選將

帥明按察豐財利柳安倖進有能退不才

去冗食謹入官繼又獻七事議稍用而小

人已側目不安二府或合班奏事公必盡

言事雖屬中書公亦對上指陳其實同

列尤不悅獨仁宗識之曰韓琦性直行

○又強至所編遺事云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九所議事仰章得

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

蘇子美輩爲進奏院事發仁宗爲讒者所

惑夜遣中使散入大臣家捕同飲者公明日

對曰夜來聞遣宦官遶京城捕館職甚駭

物聽此事但付有司自有行遣緣陛下

即位來不曾做此等事何故今日陡如此

上色悔久之

錄別

公云諸人欲以進奏院事傾正黨宰相章得

象晏殊不可否賈昌朝叅政陰主之張方

平宋祁王拱辰皆同力以排至列狀言王

益柔作傲歌罪當誅公時在右府不與此事因兩府同對偶言益柔狂語何足深計校方平等皆陛下近臣今西邊用兵有何限大事不爲陛下論列而同狀攻一

王益柔其情亦可見

上遂釋然

別錄

富鄭公安撫河北還至都門命守鄆公奏曰朝廷聞北虜點兵弼以忠義請行事畢歸奏去京師咫尺胷中籌策不得一陳於

陛下之前乃責補閑郡四方不聞其罪曾無一人爲弼言者臣切爲陛下惜之累上不報

狀行

前此陝西帥鄭公戡以劉滄董士廉城水洛涇原守將尹洙狄青謂非便詔輟其役會戡罷兼涇原路二人猶城之青欲斬以徇不克戡論救于朝朝廷薄二人罪公曰二人者實違詔何可無罪列十事辨折後士廉詣闕訟而柄臣爲之佐佑又屬公與當時有名大臣改更天下敝事僥倖者憚之故富公杜公相繼罷去公亦懇求補外

狀行

徙知鄆州京東素多盜捕盜之法以百日爲

三限限中不獲者抵罪盜未必得而被刑者甚衆公請獲它盜者聽比折除過捕者有免刑之路故盜多獲朝廷著爲天下法至今用之

傳家

公自楊徙鄆自鄆徙鎮定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愛慕之如父母定州久用武將治兵無法度至于驕不可使當明公鎬引諸州兵平甘陵獨定兵邀賞資怨語幾欲譟城下公素聞其事以爲定兵不治將爲亂既至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教者掉首斬軍門外士死攻圍賻賞其家涅其孤兒使繼衣廩恩威既信則倣古兵法作方負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爲可用冠河朔京師發龍猛卒戍保州在道竊取人衣履或飯訖不與人直至定公留不遣曰保州極塞嘗有叛者豈可難以驕兵戍之易素教者數百人以往而所留卒未踰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一府裨佐如狄青輩熟聞公平日語見

原闕

潘美爲帥避寇鈔爲已累令民內徙空塞
下不耕號禁地而忻代州寧化火山軍廢
田甚廣歐陽公脩嘗奏乞耕之爲并帥沮
撓久不行公至遣人行視曰此皆我腴田
民居舊迹猶存今不耕適留以資虜後且
皆爲虜人有之矣遂奏募弓箭手居之得
戶四千墾地九千六百頃屬城歲發防秋
兵至河外人病遠餉公曰寇來可預知奚
防秋爲罷不復遣河東俗雜羗夷用火葬
公爲買田封表刻石著令使得葬於其中
人遂以焚屍爲恥

行狀

除樞密使公以皇朝百餘年 祖宗以征伐
平定中國外臨制四夷機事歸樞密府文
書藏于吏舍朽蠹散云爲可惜奏擇吏整
比紀次之多得 三聖親筆見其神斷及四
方兵要根本爲六百八十卷制祿令驛令
使有成法三司吏不復得弄文移爲稽故
賕賄自絕訖今以爲便請稍出內帑錢糴
粟數百萬實邊備建遣邠質王慶民度藏
才三族故地命郭霽復城爲豐州與麟府

相爲羽翼聯契丹夏國相通之道

狀行

溪洞蠻彭仕義納其子師寶之妻師寶與子投辰州告之且言將謀叛轉運使李肅之等遂領兵討之自是入寇不已仕義方乞復通貢奉却欲得投來子孫二府合議宰相文彥博呼吏擬奏許之公曰二子既還則爲魚肉矣它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遂議遣殿中丞雷簡夫往議之先約勿殺師寶俾知龍賜州然後許降仕義乃聽命納款荆湖之間遂無事

家傳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旁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爲綱目類次之封滕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又編中書機要如樞密院舉督天下吏職嚴京百司察不職者及貴臣挾恃放縱有罪無所貸以懲廢弛之風陰消官者權又試補宗室外官興學校變科舉別考

五路貢士雖不行其後頗如其說

狀行

公推廣上之仁德使及微細考尋天禧初嘗於京門外四禪院買地以瘞無主骸骨官給錢六百幼者半之後因循不復給錢而死者暴露於道見者悶傷乃舉舊制行之

家傳

公自爲宰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完補天下事所汲引多正直有名或忠厚可鎮風俗列侍從備臺諫以公議用之士莫自知出何人門下嘉祐四年下詔饗赦事多便民者命諸路舉學行尤異敦遣詣京師館于太學試舍人院差使授官立柴氏後爲崇義公法春秋存亡國繼絕世之義擇才且詣四方寬恤民力籍戶絕田租爲廣惠倉以廣賑恤募耕唐鄧廢田勸課農作募方書賦藥物以救疾病守令治最者久其任以率吏課裁定令勅以省疑讞弛茶禁以便東南之人愚民得無陷大罪議者以謂近于三代之仁義多公所論議施行

狀行

仁宗春秋高繼嗣未立天下以爲憂雖或有
言者而大臣莫敢爲議首公數乘間伏奏
乞選立皇子 上顧曰後宮一二欲就館
卿其母亟後誕育皆皇女公一日挾孔光
傳進對曰漢成帝立二十五年無繼嗣已
議立帝弟之子定陶王爲皇太子成帝中
材常主猶能之以 陛下之聖何難于此
哉 太祖爲天下長慮福流至今惟 陛
下以 太祖心爲心則無不可矣 仁宗
感悟始以 英宗判宗正寺 英宗力辭
官宦宮妾勢未便中外皆爲危之公復啓
曰 陛下屬之以大任而不肯當蓋其沉
遠詳重識慮有以過人非有它也事猶豫
不決招譏慝生變故且名未正則尚得以
辭名體一定父子之分明則浮議亦不復
得播矣 仁宗欣納曰如此則宜乘明堂
大禮前亟立爲 皇子乃召樞密大臣諭
其事大臣或愕曰此大事毋遽 上顧曰
朕意決矣曰誠如此臣敢爲天下賀又召
學士爲詔書學士亦請對然後進藁英

宗既爲皇子尚堅卧公又奏曰今既爲
陛下子何所間哉願令宮人就諭旨及本
官族屬敦勸 上如其請 先帝始就慶
寧宮會 仁宗棄天下平旦入預大議
英宗即 皇帝位宮門徐開追百官班宣
遺制衛士坐甲諸司幕廡下治喪人情肅
然日至巳午市肆猶有未知者公性厚重
未嘗名其功其門人親客或燕坐從容語
及立皇子定策事必正色曰此 仁宗神
德聖斷爲天下計 皇太后母道內助之
力朝廷有定議久矣臣子何預焉故一二
大事天下莫知其詳 行狀云又遺事云公自定
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
未及行公東政 仁宗倦勤甚勢漸迫更不暇置內
學每連對罷即論天下本不可不預立以繫天
下心語日益深切前後不可勝數 仁宗終無一言不
喜亦不怒公患之它日 仁宗忽顧公謂朕意亦有意
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息叩之謂
二宗子 陛下亦必自能見其孰聰明知否可屬大
計 仁宗以 英宗爲言公即將順以彼一人便若
幽厲語更不及 英宗乞降聖旨劉子權判宗正司
後兩府通簽衙劉張昇太尉見之懼罪公何不素
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稷 陛下不可錯
上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中書又詰公
公曰此事甚入思慮來不錯昇退公
笑曰若與之素議豈不壞了事

英宗初爲皇子時允弼最尊屬心不平且有

語及即位 國朝制度嗣天子即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時先獨召允弼入稱 先帝晏駕皇子即位大王當賀允弼曰皇子爲誰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 先帝有詔允弼曰焉用宰相遂循殿陞上公叱下曰大王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軍百官中外晏然

事遺

英廟即位已數日初掛服于樞前哀未發而疾暴作大呼語言恐人所不可聞左右皆反走大臣輦駭愕癡立莫知所措公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公呼之徐徐方來遂擁 上以授之曰皆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仍戒當時見者曰今日事唯某人見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就位哭處之若無事然歐陽永叔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真不可及

錄別

英宗初以驚疑得疾雖平而疑未解潛晦自

居猶若疾者面壁堅卧莫受藥餌公日率同僚自捧藥以進公俯而懇告則或熟視公而不言或取藥覆公之衣而不顧公或跪於榻上者移時或拜於床下者數四太后每勞公曰相公亦不易勝矣大王汝自勸及大王勸之尤不顧也然須公強之而後服

錄別

英宗遇貂璫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其說公獨屹然不動昌言於衆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而一入宮門得許多錯來琦深疑此事簾前亦屢以此爲對自爾人情知公意不可搖妄傳語言者遂稍息 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勅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公以山陵有事呈乞晚臨後上殿諸公不與既見謂 上曰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只是不可泄 陛下今日皆 太后力恩不可報然既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 上曰謹奉教公又去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